



## 又闻新麦香

□孟令旭

一进入6月,麦浪滚滚,机器轰鸣,收割机来回穿梭,麦田间一下子就忙碌起来了,鲜甜的麦香飘过田埂,飘过河流,飘过街巷,慢慢飘进你的记忆。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大概是“大包干”刚开始吧,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只记得那几年每到6月,父亲一脸悲叹地从盐碱麦田中割起一巴掌多高的零散小麦,在打麦场赶着驴子用石碾碾了总共就那么几口袋,交完公粮后最多剩下三五百斤。那时的土地是那么贫瘠,又是那么的干旱。都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可在那无水利,没化肥的时代,刚从大锅饭中走来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盐碱地麦苗在严冬的肆虐中成片死去。

忘不了那时的我做梦也想天天吃大白馒头,可现实只是在我玩累了的时候,回家捧起一块干硬的玉米饼子,于是我就盼起一月蒸一两次“夹卷子”。所谓“夹卷子”就是里面是玉米面,外面包一层白面,那层白面真薄啊!几近成黄色了,就是那层薄薄的白面,使孩童时的我充满了无限希望,捧起一个夹卷子,我总是先揭起那层白面,仔细咀嚼,然后再吃里面的玉米面……

忘不了那年的冬天,母亲在做早饭时,从几近见底的面缸中,舀出一点面粉,和好面捏成中间空空圆圈状的面团,在灶中烤成焦黄焦黄的“布吉火

烧”,那香味真诱人啊,母亲把它掰成两份,大块的给我两岁的妹妹,小块的给我,当我把火烧送给母亲吃一口时,母亲说她不喜欢吃,又把火烧给了我。母亲看着我们吃得香喷喷的样子,欣慰地笑了。而吃饭时母亲把玉米饼子留给父亲,她自己却吃煮的地瓜。那时我想,娘啊,孩儿长大了一定让您吃上比这还香的火烧。

忘不了在那年的春节,母亲把饺子给奶奶端去一碗后,就把余下的饺子给我与小妹和父亲匀开。而自己却在尝过后,就在一边用饺子汤泡了一块饼子,当我们把饺子拨到母亲碗里时,母亲又给我们拨过来,那时母亲的脸上有困苦,也有对我们的慈爱,娘啊,孩儿长大了一定给您包天下最好吃的饺子。

忘不了1986年的6月,那时真是“春雷震天一声响”,大干水利工程的人们用贴息贷款买了化肥,使小麦取得了空前大丰收。打场不再用牲畜拉着石碾,而是一辆辆拖拉机拉着铁质震轧器在麦场欢快奔驰,不到两小时,就把十几亩麦子脱粒干净。老农望着一堆堆的小麦,眼睛湿润了,以前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拥有这么多小麦啊!一户数千上万斤,这在解放前,大概只有地主富农才有吧,即使在生产队时,一个小队几十口人也没这么多啊。在村中大喇叭传出“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

田野上”的优美旋律中,老农的慨叹,后生的忙碌和我们这群孩童在麦堆中的翻滚,勾出了一幅世界上最美的丰收画面。是啊,从今以后人们对生活更加充满了希望。也是从这一年,我们家顿顿吃起雪白的馒头。母亲劳累的面庞在丰收的喜悦中焕发出了光彩,就连那些干瘪了嘴的婆婆们也像娃娃似地笑了,丰收的喜悦抚平了她们额头上的沟壑。

伴随着农业税的免除和各项种粮补贴的发放,人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种麦割麦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割麦时只要在地头准备好口袋装粮食就行。即使寒冬腊月的冬灌,由于有村农业合作社的帮助,大家只要撒上化肥,就有专人浇地,把人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更有很多群众进行土地流转,建成一个个家庭农场集中经营,一些年轻人可以空出时间去做更赚钱的营生。还有很多群众从单一的粮食生产改种了冬枣树,家庭收入呈几何倍增,不种麦子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吃上雪白的面粉。今年,在我工作的乡镇,4.3万亩小麦颗粒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好年景。

在人们丰收的喜悦和忙碌的身影中,我迎着麦浪吹来的滚滚热气和小麦特有的鲜甜,举起相机,记录着一张张乡村振兴的丰收画面……

## 致高考学子

□顾召营

书海泛舟,岁月如梭,  
十年磨一剑,今朝试锋芒。  
知识的光芒,照亮前行的路,  
梦想的翅膀,助你飞翔。

窗外的风,轻轻吹过,  
带来希望,带来力量。  
每一滴汗水,都是成长的见  
证,  
每一次努力,都值得赞扬。

不要畏惧,不要彷徨,  
心中有梦,就有方向。  
高考的战场,是你们的舞台,  
展现自我,让世界看到光芒。

愿你们笔下生花,思维敏捷,  
愿你们答题如流,信心满满。  
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成长,  
每一步脚印,都值得珍藏。

加油,高考学子们,  
未来属于你们,梦想在前方。  
勇敢地去追逐,去实现,  
让青春无悔,让人生灿烂。

## 浅夏

□孙殿朋

杨花飞雪日迟迟,  
新叶初繁压旧枝。  
千里青山千叠翠,  
风清夏浅胜春时。

## 我以为会是永远

□李哲

在过去无数个瞬间里,我不曾相信时间的流动,以为那就是永远。

上小学四年级那年,每日放学后三五成群,你追我赶,多则数十人,少则七八人,天天并肩在小区里的球场上征战,周一到周五总会留些余力回家写作业,一到周末便化身脱缰的野马,酣畅淋漓,不惜余力。汗水自脸颊顺流而下直往眼里猛灌,如麦苗盼来了甘霖,而衣服上汗水受离心力影响如仙女散花般地泼墨挥笔,诗意如画。这群人凑在一起四年,因升学,戛然而止于零七年的夏天,可在那天来临之前,我以为我们会是永远。如今我完全记不起他们的姓名和模样,甚至连当初打球时下意识脱口而出的外号也忘干净了。我以为的永远被牢牢锁在了那年的夏天。

小学五年级之后,每年夏天我会在姥姥家里屋的炕上睡半个月,没有空调,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电视少有信号。清晨随着鸡鸣声起床吃面条,日落时吱吱嘎嘎的小风扇成宿成宿地劳作,每日最期待的事情仍是打篮球。傍晚时分,阳光不毒,凉风渐起,我总是第一个跑到胡同外去打球的人。姥姥家做饭比较早,比赛一激烈就忘了时间,老两口从不到球场上喊我,哪怕只有几步远,而是选择站在胡同口远远地看着。我当然察觉不到他们什么时候出现在那儿的,只是在偶然间撇过一眼时的发现。伫立在胡同口的人影有时是姥爷,

有时是姥姥,这份无言的等待温暖了我整个童年。我以为他们永远都在,他们会看到我娶妻生子,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去年冬天,姥姥姥爷先后离世,再也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高考那年夏天,学不会的知识点和缠身的伤病痛苦且漫长。熬过了一三年的夏天,我跌跌撞撞地迈进大学校门,也算是苦尽甘来。每日推门进宿舍,舍友或是端坐在电脑前,或是躺在床上颐养天年。日子舒适安逸,无忧无虑,晚饭过后,宿舍如同蒸笼,大家皆无所事事,不知谁说了一句,“打球去!”于是换衣服,穿鞋,拿球下楼,一气呵成。在盛夏夜晚大汗一场,宛如在沙漠里长途跋涉。鼻息里呼出的风如火烧,头上的汗点缀着每一根发丝,每一寸衣角被汗水侵占得无肤无肤,挥汗如雨之后再躺回床上,十足惬意,美梦遂来。随性洒脱的日子,我以为会是永远。直到选择考研的那一天,奔忙学业贯穿了之后的每一天。我常安慰自己上岸后那样的日子还会有,果然也得偿所愿。楼下是球场,身边是球友,日子又延续了三个月,直到踏出校门,终于一去不复返。

冬日考研时,在楼道里游走,背诵专业课的情景历历在目。图书馆的边边角角挤满了战友们。时间一久,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拐角处会出现哪张面孔都成了定数,人人都在重复着昨日。起初松散的知识散落在各个角落,在极

具耐性地重复之下,形成了知识体系。起早贪黑,历经一年,我以为知识点早已与我融为一体。可年初恰逢教师基本功考试,试题范围与考研内容重复,我重拾课本,却两眼一抹黑,曾经刻骨铭心的知识点竟然无声无息地消散。之前,我以为付出极大心血的事物会永远留在心中,直到忘记的一天来临。

如今的我在高中母校任教,仿佛又回到高中时光。每日从清晨的睡梦中醒来,重复一样的路,遇见一样的人群,安排一样的日程,我竟然又生出这是永远的想法。一个激灵之后,我慌忙收回思绪望向窗外,边边角角里藏着的星星点点尚未融化的雪。每一片雪花都像一个鲜活的生命,自天际而来,经世间一趟,飘飘摇摇,变换江山颜色后,又在阳光普照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山水一程,风雨一场,匆匆去留,人间何曾有过永远。只是生而为人,一些回忆被珍藏在记忆深处,不舍丢弃,而我愿意执着地认为那就是永远!记忆中的永远!永远不可改变的永远!



## 家乡

□孟嘉慧

风雨 打湿绿瓦红墙  
江山 千里风景如画  
岁月 独留史家绝唱  
兵荒马乱遇血气方刚  
少年 矫勇 提枪踏山河  
少年 执笔 笔下亦生花

位卑 殉国忘身取义  
炮响 义无反顾埋骨  
默哀 无边无际鲜红  
阴险 倭寇遇不屈脊梁  
战士 无畏 荒屿葬忠骨  
战士 不灭 以死卫吾乡

更迭 燃起锦绣山河  
誓言 辉映百年承诺  
复兴 描绘中国梦圆  
万里山河遇国泰民安  
青年 闪耀 披初升朝阳  
青年 才俊 见更亮的光

振兴 奔赴全体小康  
冬寒 推动沾化发展  
吾辈 响应国家号召  
使命 担当遇奋进力量  
人民 才是真正的光  
有家的地方才叫家乡